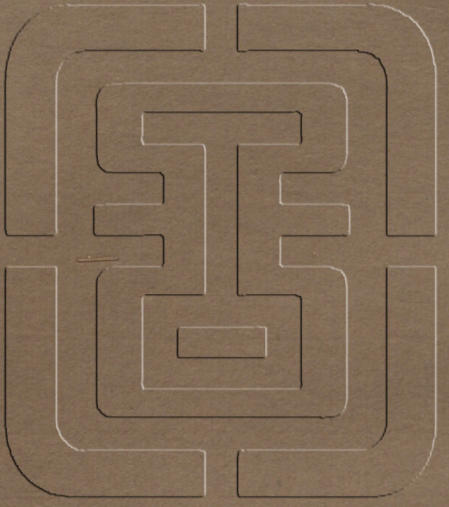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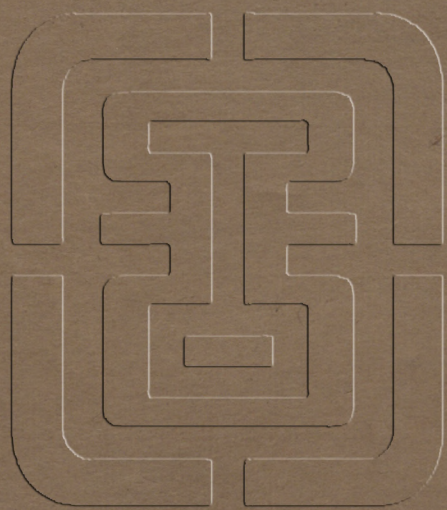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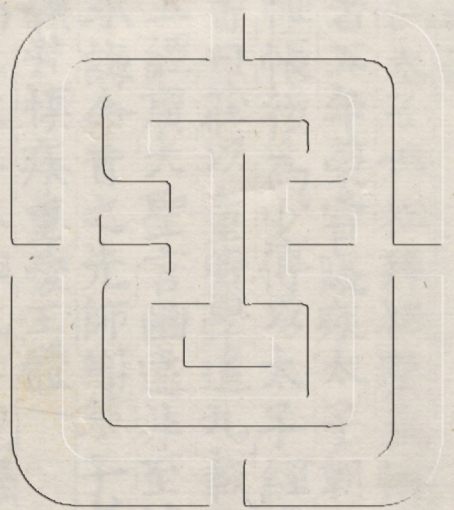


1395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
二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九
承華事略卷第四

崇儒

漢明帝始為太子世祖拜桓榮為博士授太子經令
止宿宮中者五年榮嘗寢疾太子朝夕遣中傳存問
賜以珍羞帷帳後為少傅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陳
謝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造九載而訓典不明無
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至精能與於此况
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今蒙下
列不敢辭願君慎疾重愛玉體

唐玄宗初為皇太子太極元年親釋奠於國學命右
常侍褚無量開講孝經及禮記文王世子篇太子問

疑義數條無量皆依古典以對微加規
太子悅賜無量物百段及學官胄子賜各有差

順宗立為皇太子喜學藝禮重師傅見輒先拜
臣憚觀明帝之奉書報謝順宗之見師先拜

聖上之立國學教胄子

殿下之選儒士講經典皆以尊師重道故也然尊
其師必崇其教夫子之教堯舜文武之道堯舜之
道三綱五常是也夫子修而明之故為百代帝王
之師切見方今文儒之事關係教化曠而未舉者
數事如學校未興人材無所育儒戶未復士風絕
于下孔殿未修帝師虛其位襲封未定祀事乏其
主洒掃未給祖庭為之蕪如或當行惟

殿下留意其尊師重道之實光賁千古矣

親賢

漢惠帝為太子招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為客太子侍高帝宴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須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恠問之四人各以名姓前對上乃驚曰
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
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為太子用者故
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

元稹教本書云唐太宗為太子時引有道德者十八

人為學士

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李
蘇世長薛收李道宗房玄齡薛元敬顏相時蘇易干志寧

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

古斯游習之致也

臣憚伏觀自昔茂建元良所以屬民望植國本故必妙選老成耆德忠正賢良之士使左右前後朝夕納誨蘊崇其德而况

聖上預付

殿下以萬機之重哉其所急者莫親賢為最譬如作室小大之材湏積以歲月然後棟梁椽闌隨濟厥用不然顧雖一木或闕終不能就其室况治天下之廣居乎嘗聞

聖上龍潛至於御極二十年間百色之人遠召明揚旁及草野一旦置諸庶位小太隨材曾不之用以致昭丕天之業開一統之基雖

聖神廣運亦被驅策者有所効耳其

觀志繼行正在今日惟

殿下留意

去邪

邢峙仕高齊為四門博士以經授皇太子屬宰進食菜有邪蒿者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彼褥繅續

賈誼書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不登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憚按二者食物之微古人之養太子皆却而不進其嚴如此矧邪枉不正之人所宜近哉故司馬光曰太子之教雖前後僕從亦必孝悌端良之士

誠有旨哉

納誨

晉元帝立子紹為皇太子以溫嶠為中庶子深見寵
遇與為布衣之交嶠數陳規誨甚有弘益又獻侍臣
箴其略曰無以處極利在求貞思有履之烝烝遵周
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傳是瞻正人在側
屏彼佞諛納此亮直稽古訓導懼道未融造膝詭辭
各將蘊崇鑒于九二天祿永終太子皆嘉納焉

臣憚按晉太子紹初在東宮以韓非子不足留心

已從庾亮之言復納溫嶠箴規至多弘益故能遇

事損抑

謂上建西池按觀也

不妄舉動

謂勸不親証王教也

宜其號兩

晉賢明之主良可鑒也

承華事略卷第五

幾諫

東漢光武紀曰帝每日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

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

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順愛

精神優游自宰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唐順宗紀曰順宗為皇太子侍宴魚藻宮德宗懼甚

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以對及裴

延齡韋渠牟用事世皆畏其為相太子每候顏色陳

其不可故二人卒不得用

臣憚切惟子事父母有承順從令而已其或政令
之非便舉動之過差而內發至誠遠徵古義周旋

規切達其善而已若諫之甚則傷恩又非臣子之所安故孔子以幾諫為言曾參以不逆為善又傳曰親有過子則降氣怡色柔聲以諫如明帝以順愛而勸光武順宗以無荒而對德宗其於父子之間可謂得幾微規諫之理矣臣特表而出之伏惟殿下詳覽以光子道

從諫

漢賈誼保傳篇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傳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化與媿雖切亦能受之而不媿恨也心成故中聲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皆合於道如性自然也

晉明帝在東宮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中庶子溫嶠上疏以為朝廷草創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及王敦舉兵內向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鞫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

臣憚以太子東宮處深宮供子職而誼之說防閑諷誦之嚴如此其備似為過論然以

宗社儲貳言之意在剛致涵養預崇

懿德異時

重華繼照使易於從諫然後知古人念慮何深且遠哉况

殿下春秋鼎盛當監國聽政之初仁孝賢明聞於

中外欲虛已聽言歛天下之明以為已明取衆人之善以為已善誠不難矣

推恩

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犛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為不用恩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言治天下其易如掌上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言文王自正其德妻至於兄弟至德御家邦皆舉已心加於人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弗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大過人者謂大過強於人無他事能推其所為

梁昭明太子統孝謹夫至寬和容衆聞百姓賦役勤苦戶口未實輒斂容色重於勞擾宮臣有老父母者常遣存問歲時加賜珍膳末服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庶人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今刑上三歲士一人免官或霖雨積雪令行視閭巷出襦袴以施貧凍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稱其仁

臣憚伏見

聖上近年為征役煩重例減差徭山東被災溥加

賑濟

殿下日者慮繫囚淹滯也減雜罪而輕之念鰥寡
困苦也發廩粟以濟之是皆

德澤鴻庥者也今

殿下朝夕聽理之事無非生民之利病時政之得
失懷保惠和日深一日推是心而至於極又何獨
哀庶獄之無辜見釁牛之不忍哉若廣採博聽因
利而利當更而更者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
昔唐順宗處儲位日每進見德皇必有諫說未嘗
懈倦故天下隍受其賜者二十餘年正以推此心
加諸彼而已

承華事略卷之五

承華事略卷第六

尚儉

梁昭明太子統武帝長子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
時俗稍奢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京師穀貴令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普通元年甘
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云

唐太宗撰帝範十二篇賜皇太子其崇儉篇大略曰
聖代之君存乎節儉富貴廣大守之以約茅茨不剪
采椽不斲舟車不飾衣服無文玉階不崇太羹不和
非憎榮而惡味乃循薄而奉儉故風俗淳朴比屋可
封此節儉之德也

臣憚切惟人君以四海之廣萬民之富居處服用

稍加華美未為過舉然帝堯以卑宮室稱聖君大禹以菲飲食為令主蓋儉者德之恭也侈者惡之大也兼儉德者化民之本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衰弊此必然理也伏見

聖上自臨御已來稽古崇儉如禁酒醴造繒絲去塗金率以朴素為先

殿下方監國守成之際宜觀志承訓以謹其始天下幸甚

戒逸

書益稷篇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書無逸篇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昔殷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亦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享國五十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

臣惛謹按臯陶謨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解者曰不可逸欲當兢兢業者以天下萬事叢於一身微而難察多而難窮一不克謹則所失甚大昔大禹克勤於邦惡旨酒好善言而惜寸陰恐為善日不足也臯陶尚陳戒如此後之嗣王春秋方盛者固當富恭儆懼戒遠逸務頤養福壽則邦其永孚于休矣

審官

唐元稹教本書云貞觀以來保傅皆宰相兼領余官

亦時重選馬周以官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
文宗太和四年左庶子孫革奏青宮列局護翼元良
必用鄉相子弟文學端士今以年月浸久漸至訛替
近年有流外出身者稽諸故事未嘗聞流外出身者
得廁此官當司有司經局校書正字品秩至卑而文
學之人競求者蓋以無塵雜故也今五局郎資序本
是清品若授流外則此司官屬漸成無蔓請自今已
後不得注擬流外人勅旨准依

臣憚按唐高宗爲太子太宗作帝範以訓內有審
官一篇今左庶子孫革云稽諸故事無流外出身
充東宮司局者正以貞觀以來餘官重選其流不
雜之意唐之選擇至嚴慎如此又嘗聞前金時東

宮官寮遭遇纂承一切改授謂之隨龍轉其恩例
名爵比常秩爲特優遠觀唐制近視金法二者之
間誠有當取鑒者

初

裕皇讀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
爲朱明服心甚喜曰孤若遇是禮亦當如此不
意古人已行之矣及邢峙止齊太子不食邪蒿
顧宮臣曰一菜之名雖食之豈遽能邪人哉詹
丞張九思對曰正人防微理乃固然譬猶於菟
雖渴不飲汚泉暘不寢惡木陰也
上喜其說而善之

元貞守成事鑑

臣憚再拜昧死謹言臣伏念叨忝祿仕以來三十五年比者復蒙

先皇帝召至闕下授以翰職顧惟衰庸思有以圖報

萬一幸遇

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謹封上十有五事題之曰

守成事鑑皆逐事直說不敢過爲言論庶便

觀覽謹列于后

敬天

王者爲

天眷命貴爲一人富有四海然隨其所行得失即降
鑒而災祥之此天人感格必然之理吁可敬也伏惟

陛下英明仁孝繼天而王如寶符應運慶雲開瑞年
穀登中外安足見天心眷佑深至然祀告者寅畏意
也政事者感格本也故臣採自昔聖賢敬天實德爲
陛下言之夫抑畏顯命恒厥德而保小民者成湯也
嚴恭祗懼謹身而修政事者高宗也小心翼翼順帝
之則者文王也夙夜畏威日靖四方者周后也傳曰
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此之謂也三代
明君惟克若是故得申命用休享永年之祿幸
陛下鑒觀日新

聖敬

法祖

伏見

國家未有如今日之大亦未若

世祖文武皇帝之聖者

陛下新即大位規模法度首為重事然先事者後事之鑒

祖宗者子孫之法綱惟

先皇帝臨御天下三十餘年之間洪規遠慮典章文物粲然備具但未纂為一代成憲宜今有司條具綱目不時鑒觀遵而行之譬猶弩之有機往省括于度則發無不中矣為益有三使

祖宗良法善政永見於方來一也臣民安夫習熟易於奉行二也繼述

先志茂隆孝治三也昔周武廣文王之聲永清四海

漢文遵高祖之法化洽多方又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茲非明效歟惟

陛下留神覽察

愛民

天以至仁生萬物人君代天理物故當以仁愛為主國家自

太祖肇造區夏至於

先皇帝混一六合功成治定可謂至矣今

陛下繼體守文如周成康指世於安寧漢文景注意於休息中外顙望正在今日所謂子愛實惠不出息兵省刑薄斂而已茲者

肆赦蠲徭停罷遠征固得其要尚當究仁愛之本使

民永受其賜夫敦化厚俗使民自遠於罪此乃省刑之本也內修文德外嚴武備懷柔遠人至不得已而用此乃息兵之本也躬先儉素樽節浮費不至厚取於民此乃薄斂之本也願

陛下擴充

詔條日新庶政何患德澤不被聲教之不廣哉又江南版籍貧下者衆去

朝廷遠易動難安尤宜慎擇守令撫字有方秋毫無犯則盜賊自然消弭所謂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十羊九牧誠可爲鑒

恤兵

兵民

國家大本二者互相爲用自昔視之如一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審其如是首蠲民差重恤軍役可謂得愛養不偏之道矣今寬恩已被於民編實惠未霑於軍籍竊恐

綸音徒深衆望兼近年民間凋弊凡有雜泛與之分當小戶何堪實爲重併此當論者一也軍籍自至元八年緣強弱不均已曾推併迄今廿餘載新強舊乏陡然不同今一體應役豈不偏重其九年軍雖行合併十一年簽者當時起遣已是生受此當論者二也彼貧難者未免赴愬自下而上中間齟齬比獲存恤至甚不坊恐徒開有力者僥倖之門終不能爲貧乏無力者之地至於癯老病弱等戶雖寬限優養譬疲

乏犬馬終難復舊留之將安所用此當論者三也且
國家用兵六十餘年今天下已平不可忘戰但講治
之法與時高下者有所闕略幸遇

陛下曠示洪恩作新國政比之以姑息爲惠何若

詔所司依八年例再行通閱使貧富適宜至公均被
則

福禔中外豈不盛哉

守成

古稱繼體之君猶持盈守成盈者器之滿成者物之
聚既成既盈手執身護一或怠則墮其成一或側則
溢其盈可不慎哉伏惟

陛下聰明睿智足以保臨即位之初追崇

祖考尊禮大臣息兵愛民慎官節用固以得守成之
道臣所以孜孜爲言者蓋以治安難恃驕怠易生故
也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魏徵對昔之興業亂
覆昏殆天授人與既得則鮮不怠驕有國之弊常由
此起守成爲不易太宗以徵言爲然司馬光亦曰夫
民有十金產者猶思先世所致必苦身謹守惟恐失
墜况享

祖宗奄有四海之業將傳於無窮當如何哉伏望

陛下以司馬光言爲鑒唐太宗之問爲法豈惟

宗社之福實天下幸甚若夫

聖子神孫既明其體不可不新其用敢略以四者爲
言纂武功平禍亂而一統者垂統之祖也尚文德以

柔道歸理者守成之君也仁義禮樂乃治之具也仁者政之德所以固億兆易動之心義者事之制所以明政務當然之宜禮者萬事之節所以革去僭越定上下之分樂者聲音之和所以蕩滌淫邪決大入之氣也此四者先王致治要道正在用之何如爾惟陛下垂察

清心

心為一身主萬善所從出惟澄治不為物慾蔽遷故得耳目聰明志慮精一况人君是心包羅萬慮經緯八方苟非澄治一或少差得失係焉昔二帝三王傳授治道以心為本然不出執中建中而已曰中者何無過之謂中則天理之公過則人欲之私國之所以

治者只在存此心清此心耳如此則或差之慮不生至公之理可得率至公之理以臨制其下孰不心服而化從今

陛下英明濬哲氣志如神事無微而不察物無遠而不照復能

鑒二帝三王之執中節嗜好遠功利使心鏡澄澈昭然一德照臨百官雖萬幾前陳酬酢聽斷將無迷於聖鑒矣其於守成持盈何有

勤政

人君代天理物所當法者天也天惟乾健不息四時行而歲功成君惟體之不怠帝載熙而百揆叙故大禹業業勤邦明德垂百王之法太宗孜孜為治貞觀

有三代之風後之君人者可不鑒哉况軍國大事日有萬幾須敷奏以時聽鑒有所今致庭慶宴已有定儀視朝之禮尚曠而未行行之正在今日勤政之實無踰於此

尚儉

夫上儉約則下豐足上侈靡則俗凋弊此必然之理也故

先皇帝崇尚儉約如重綉繒而輕紵衣去金飾而朴鞞履服用婚嫁一切有制以奉行漸遠不無稍緩今臣民衣着等於貴戚婚嫁財踰於公卿其僭越暴殄有不能供給者如漢文景時海內富安風俗淳厚蓋示以敦朴率先天下故也今

陛下新即大位尚儉去奢最是切務且天之生財必供一世之用今

國家財賦至廣每歲支持不易者蓋事勝於財故也為今之計省事節用量入為出以過有所費為戒昔金世宗時有以不給而請者世宗曰汝輩何驟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財耳我但撫而主之安敢妄費至今稱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

謹令

臣聞號令者布德澤宣壅滯法天順民者也猶天之雷霆一出而不可掩故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唐太宗亦云發號施令當未為式須審定而不輕出令

陛下受命惟新萬務伊始吏民奉行期於至治可不
謹而一之如政有所必革事有所當行發自

宸衷詢之輔相稽

祖訓則例明協民心則允協如是而行既謹且一則
威肅而民信

君尊而國安又舊例軍國事

首與臺院一同奏

聞有所未當即議從所長當時行之甚為便益目今
各行專達既不通知事或窒礙必須更易其於大體
不無少虧宜申明舊例且防壅蔽天下蒙幸

立法

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歷觀自古代有成憲

子孫守而不失如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

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大小之法尚未定議內而憲
臺

天子執法外而廉司州郡法吏是具司理之官而無
所守之法猶有鑿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旋為理
未免有酌量準擬之差彼此重輕之異臣愚謂宜將
先朝擬定律令頒為元年新法如是則法無二門輕
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避而難犯亦繼述之大事也

重臺諫

臣聞臺諫者天子耳目朝廷紀綱耳目聰明則事無
壅蔽紀綱振萬則朝廷肅清惟係重如此故權不宜
使之輕氣不可使之沮否則聰明自蔽綱紀自緩將

何所賴惟職專糾彈不悅者衆又近年已來被黜者
欲緩已罪返行誣告權臣因之沮抑靡所不至究其
無實多不抵坐致使邪氣轉盛正人結舌根本內撥
枝葉外庠甚失風憲大體故古人有言鷹隼獲禽猶
人隨護不然返爲物傷可不念哉昔

裕宗皇帝聽理東朝審其如是力爲扶持今

陛下即位之初特爲倚重一切所行率由舊章悠久

如是豈惟肅正朝綱

聰明有賴執法明而尊嚴之道備矣臣愚表而言者

爲天下賀

選士

伏覩

先皇帝在潛登極四十年間招延側陋尋訪好人略
無虛歲得士之多於斯爲盛以選擇難精任使垂用
設科取士嘗有定議計古今治道良法美意行之略
遍獨此未及行耳比讀

詔條節該議貢舉之法可謂得

先帝遺旨矣况科舉取士歷代講究既公且當無踰
於此若將十一年已定程試格式舉行甚允當也但
科場停罷日久欲收實效行之不可草略必先整學
校選教官擇生徒限以歲月方可考試如是則熊得
實材以備

國家無窮之用臣愚所以爲言者選取人材最爲方
今切務不可緩也頃年

世祖皇帝暨裕宗皇帝所以將行而未違者以其意陛下禪為今日守成致治之本歟

慎名爵

書稱官爵天秩王者不可私以予人何則礪世磨鈍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正賴此耳惟賢惟能然後授之尚慮得之輕則祝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君子恥而小人至矣今四海一家廓然無事收攬威權正在今日

朝廷宜重而惜之不輕與人謂如李唐季年使職或帶相銜初無分省實權何則既遠

關廷豈容別置省府所以然者蓋亡金南渡後一時權宜不可為法其勲伐者當如漢唐封加官爵夫有

功勞者酬以官爵有材德者任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未聞以輔相之職為賞功之官者宜講明典故別議施行

明賞罰

賞罰為國大柄惟政先定體官有定員則大柄可行能責人以成效况古人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職此之由政本不立遂成冗濫此古今通弊也故唐太宗貞觀元年首明致理之本任賢去冗定文武官才六百餘員金世宗即位之初專以廉能責下遣官分

察州郡以三等大明黜陟

加遷擢其汙濫不職者第一等並除各第二第三等俱解職比聞

詔有司減官增俸是將汰冗養能正此意也頃年已

嘗定奪緣事重責大行之有所未盡今者之舉非斷

宸衷先定體而行之恐無異於前時臣故曰減冗負

莫若議新制責廉能無如明黜陟內則遵太宗以為

法外則取金朝以為鑒若此孰不承風振厲庶幾名

實兩得漸消苟且因循之弊則貞觀三代之風大定

遠慮

伏見

陛下纂承以來時和歲豐萬方晏然可謂既安且治
似無可所慮者然自昔明君不狃安目前常存深遠
之慮者蓋事生於細微患成於所忽故易以履霜堅

冰為言書以不見是圖為戒又賈生有云天下大器

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且以方今論之如備

禦邊防廣德馬政規昨撫安新附降德音擇官隄防

水旱復常平廣蓄積謹隄防敦厚風俗興學校敦孝廉重德肅

清官吏表廉能能請詔可遠謀而深慮者豈皆無之

惟在究其所未然而圖其所當置則致治保邦為不

難矣何近憂切患之有哉故傳曰遠乃猷又曰君子

思患而預防之皆聖人以遠為慮也幸

陛下鑒觀毋以

目前之安為安惕然以久遠治安為慮恐

先皇帝付托遺意正在於是臣又聞愚者千慮必有

一得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所進言固迂闊交近儻

一有可采自愧而始則忠言讜論訑訑曰至矣惟
陛下省察臣不勝俯伏待罪恐懼之至臣惛昧死再
拜謹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七十九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
中堂事記序

余自穉歲讀書頗有志於世甫及壯年彈冠應
聘適際夫

風雲慶會千載一遇之時荷囊載筆從事其間以至
密邇論思醕酢吏務霑香紅藥之階接武
雲龍之地若有所遇而大有以爲也不圖爾後蹭蹬
於仕途者廿餘年回視嚮之鴈行而請署者川冰雲
飛觸目皆是比量薄分蓋有無非命者况今日就衰
謝百念灰冷有求田問舍躬耕種樹而已然覺吾首
中耿耿者尚在及閱故書復得當時直
省口錄觀其諸賢

聚精會神於一堂之上所以開太平之基播無疆之
休者班班可見因略為修飾題之曰

中堂事記庶幾有闕是編者知予生長明時雖無寸
補亦嘗覽

邦家之光為閭里之榮也藏之篋笥固不敢以千金
享之異時有索野史求史臣中舍之所遺逸者不無
一得於斯焉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歲秋九月七日前
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左司都事
秋澗老人謹序

中堂事記上

庚申年春三月十七日

世祖皇帝即位於開平府建號為中統元年秋七月
十三日立行中書省於燕京劄付各道宣撫司取儒
士吏員通錢穀者各一人仍令所在津遣乘驛赴省
惲亦忝預其選是年冬十月至燕以三書投獻
相府大率陳為學行已逢辰致用之意頗蒙慰獎令
隨省通知計籍使綜練衆務日熟聞見焉時

行中書省官四員

丞相禡禡資嚴厲凜然不可犯

初與越同行六部於燕至是裁用為行省長官

平章政事王文統字以道大定府人前經義進士

平章政事趙璧字寶臣西京懷仁縣人

賀弘偉能任六事以氣量雄天下

叅知政事張易字仲一太原文城人資明尚氣臨政善詩符士以誠性之不復與合

郎中

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金尚書右丞益謙之孫資聰敏有左氏學通諸國諱語

郭榮祖字榮叔燕人部令史出身廣詳雅能酬應事及自大興府叅謀為今朕

晉汝賢字才燕人班祗令史出身資陰克有幹局

員外郎

王德容字仲寬河間將陵人部令史出身

張桐字子華燕人班祗令史出身

邢敏字公達京兆人部令史出身

都事

劉郁字文季渾源人

王德輔字良臣陳州商水人經童出身

提控令史

李惟簡字舜臣西京人前進士

楊文卿

米甲謙字和之遼東人

楊恕字誠之

左秀省掾

馬彛字文玉燕新城人後叅知揚州行省事

樂思齊字齊賢燕人

王文懋字仲玉東平人終濟南經歷官

劉傑字漢卿益都人

王守正字賢之新城人

宋筠字庭秀大名

楊顯字伯榮鎮之無極人今為京兆屯田總管

楊湜字彥清鎮之藁城人

楊珍字國寶鎮之中山人

蔡玠字庭玉相州人

馮慶厚高唐人

高明字柔克汴梁人

陳鼎字取新真定人

閻沂字巨川行唐

李登字裕卿相人

右房省掾

袁裕字仲寬孟州孟津人終順德總尹

李鼎字器之相人

劉作字述之柘城人

吳璧字國器邯鄲人

張安仁字壽之

宋璋字國寶柘城人

梁德佐字輔之燕人

張適字濟之平瀋人

劉濟字巨川

周鼎字器之燕人

張楫字巨川羣懷人

架閣庫官二人

邊字正卿德興人經章出身

王和卿太原人

與吏四人 劉謙字伯益

盧慎字慎之洛州人

侯康濟字仲澤真定人

王顯卿熊岳人黃華姪孫

趙文輝字克明燕人

張贊燕人

斷事官

阿虎女

麥肖

曲天八合赤

唐古解

老塔察兒

其子燕真今復為斷事官

亦捨哥

幹脫赤

忽都奉

御

奏事官

楊仁風字文鄧潞州人今為真定等路宣慰使

客省使一人

班庭直字舜卿山陰人

奉使三人

孟甲字文伯太原介休人嘗奉使大理有光遠功

武茂字茂卿平定州終登州統軍

劉芳字世傑中山人

知省印二人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

杜

字純甫

通譯使三人

阿里和之西域人

道奴大哥

王合刺

王炳字煥卿太原人

官使五人

李顯祖字顯卿相人

蒲散禧字仲康終涿州尹

王好禮字立夫真定人

揚帖木兒

審濟字清甫平陽洪洞人

夾谷忽都虎今為真定寺路宣慰副使

回回譯史一人

麥米丁其所譯簿籍摺洽方厚尺紙為葉以木筆挑

書普速蠻字該馬眾事紙四隅用縷穿繫讀則脫

而下之今為平章政事

書填勘合令史二人

馮崧字壽卿今為河南北道按察副使

馬紹字子卿

李從周字文則東平人仕至東朝斷事官
掌故二人

馮渭字清甫真定人亡金松庵之子省令史出身

完顏良輔亡金省知除房令史

詳定官三人

楊威字震亨太原太谷縣人 治春秋義

張永錫字孝純太原人

周止字定夫濱州人資強發有口多記前人利害事

條因言事見稱在當時有足觀者都堂懸其卷於

幕中用勸來者自是游道頗廣嘗權石司都事

講集太常禮樂官三人

許靖字唐臣安平人以三策終場試太常檢討

郭伯達党仲和昔東平人同講究勾當編類一切儀禮及祀典合祭諸神等事

肄習供衛事官二人

時令利畫 鑾駕一切儀仗服色等物及教習隨取到 控鶴等入授批衛大使

樊興嗣字作堅燕人

人律科出身

省理問官二人

人律科出身

蔚祚字天祿

人律科出身

張雲鵬字鵬飛燕人今任浙西憲副

掌記二人

魏初字太初順聖人

魏學士經孫思廉之子初掌書記繼為邊防令史令編類一切口差稅宣課地

等塞等事宣課白領省立類幾何迄今增益幾初餘皆類此

法兼綠堂一人

人至東臨池事官

沈侃字和卿大名人法律出身終陵州同知

堂厨局長一人

張抄兒赤

省醫二人

元鐸字振之獲呂人

楊庸字君卿燕人

鑄印局官三人

劉淵字仲廣濟南人劉狀元子

劉驥字思齊通州人前進士劉晉德新子

王利用字國廣大都人

交鈔提舉司官三人

張介字介甫燕京人部令史出身

梁 字秀實燕人

王煥字紹明 又有抄紙房 印造局 織造銀貨局

元寶總庫官

李元字唐卿河南緱氏人前進士第

王鶚接

確貨司官二人

郭儀字宣之真定人部令史出身

王諤字諤臣燕人

萬億庫官二人

魏祥卿魏學工姪

交鈔庫官

高澤字濟民平陽人

路 字子敬潞州人

應辦供頓官四人

郭汝梅燕人終南京總管

重陽二哥

斜飛西域人

李瑞字天祥潞州人吏員終襄垣縣尹

到省聽任人負

康天英字國才相人

胡祇通字紹開武安人終山東按察使

李謙字受益令翰林侍讀學士

劉宣字伯宣太原忻州人

韓璜字寶之平陽人

馬天驥字彥良磁州人

陳祥字君祥大名

張煥字彥明濟南人

劉仲祥東平人

張適祖字仲賢順天人

白俞字舜俞

吳讓字謙甫

時選至省者士人首以有無生理通曉吏事為問及取要所業文字蓋審夫資身之術或能否從事及手筆何如耳又擬以士人充省掾吏員補兩部令史東平士夫李謙聞之不欲吏辭去

時堂議擬令諸掾巾裹一衣阜服仍佩書袋於上或曰書袋廢已久驟用恐駭觀聽若巾裹服止阜褐二

色儘表於衆遂行焉

是月朔建葫蘆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時大都漕司勸農等倉歲供營帳工匠月支口糧此則專用收貯隨路償漕糧料紙備應辦用度及勘會亡金通州河倉規制自是缸漕入都常平救荒之法以次有議焉諸投下五戶絲料譯語曰阿合自來就徵於州郡堂議云如此是恩不

上出事又不一於政體未便奏准皆輸大都總裁每歲令各投下差官赴

省驗數開支

其法每戶料絲二十二兩四錢二戶計該絲二斤一十二兩八錢其二斤即係納官正絲內正絲色

絲各半外將每斤贖餘六兩四錢價至五斤滿二斤數目付本投下支用謂之二五斤絲以十分論之納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

十一月甲子朔二日乙丑時夜禁甚嚴慮公幹有礙今有司置夜行白油木牌雖富貴近非此不敢輒出徃時一切無賴等入侵暴不法之事盡行斂息

時應乘驛馬皆從省府給降劄子堂議亡金時馬

劄子上畫墨桃紀數今宜印以墨馬遂用之如三匹者三馬五匹者五馬仍用省印以傳其上

癸酉濟南宣撫司申軍撫副使王磐先生字文炳永年人蘭進士第

道號德庵棄職去相府以憚係王席生令作書云省

留之迺執覆曰

盛菴先生人品高邁宜膺大受不可處之人下雖招之恐終不應不若從其好遂止

初行六部所會東平路民賦帳用或有言未盡者

堂議欲覆實之令周止劉芳王憚等置局磨勘都事

劉郁領其事於上憚等力言其不可不允至于再三

曰徃事不宜究問此若一行非徒無益適足取怨兼

衆怒不可犯也宜詳思遠寢

時衆陳言等人以中元所降

詔書內一欵節該有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呈獻若

言不可採並無罪責如其可用

朝廷優加迂賞以旌忠直至是日有言以求用

堂議令詳定官分間其言為三等如體用兼備切中

事機文彩可觀者為上雖乏文章其指陳利害有與
除之方者為中餘皆為下除見區處入數外其餘量
給路費省會寧家聽候

十二月甲午朔

時於省東織造局置司集諸路計吏類較一歲簿帳
時相領務者退食後日一至按閱程務有未便即改
立體式肅如也

詳定官揚威以星變陳書省官宜解機務以避賢者

不然且有六咎

先帝石威字素身名之承安人資剛直敢言天文兵命未嘗
從軍陝信以少府卿議事官至元十年襄陽時文據呂文煥

始散是蚤僚屬有後至者省官諭之曰風雨晦暝常
壬寅夜大風雪寒苦時中省官僚未明已即事過哺

情例懈在公者當夙興益勵可以辦集而儆其餘也

闔省為暢然又曰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寬

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無

會宜戒思患宜豫防此雖古語於治道且盡可不慎哉

燕省自來置廢官西臺上賢臨近市不稱且瞻移省事

上聞奉

聖旨遷四王府其

列聖神主奉安聖安寺瑞像前殿明年以果壽老故府

為省署仍以金都省舊額榜焉

時又於煙霞觀摘委房長纂類一切合奏機務如錢

穀數目事事比附舊例多寡有本有末使見即日優

劣大槩總操要領從簡易知極其略殆笏記之体云

中統二年辛酉

正月癸亥朔

丞相禡禡行帳頓拜郊臺下省事日集樂遊南園儲
諸所從便首相故也

癸酉左司都事劉郁被譴既而辭退堂議以前進士

楊恕代焉

恕字誠之金州相文獻公子舉人經義第
成德君子也後為翰林待制然易州手

省府為發下中統元寶交鈔榜省諭隨路其文曰省
府欽依印造到中統元寶交鈔擬於隨路宣撫司所
轄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轉應據酒稅醋益鐵等課
程并不以是何諸科名差發內並行收受如有諸人
賣元寶交鈔從便却行赴庫倒換白銀物貨即便依
數支發並不得停滯每兩止納工墨鈔三分外別無

尅減添添錢數照依下項擬定元寶交鈔体例行用
如有阻壞鈔法之人依

條究治施行據此須議出給者

一諸路通行中統元寶街下買賣金銀絲絹段疋斛
斗一切諸物每一貫同鈔一兩每兩貫同白銀一兩
行用永為定例並無添減

壹拾文

貳拾文

叁拾文

伍拾文

壹伯文

貳伯文

叁伯文

伍伯文

壹貫文省貳貫文省

文省七十足百十足陌若使同銅錢
假省官同利益數文政先作文省二字

一各路元行舊鈔并白帖子止勒元發官司庫官人
等依數收倒毋致虧損百姓須管日近收倒盡絕再
不行使

仍於章司門首張掛
省論詩人各令通知

照勘隨路祗應中間多涉冒濫議欲行批劾法曰此
法止可約束委奏差疾足而已達官巨僚不能盡然
遂止明定分例行下各道

時圖寫歷代君臣可法政要及自古太子賢孝等事
祗備向前進說

十日壬子

親衛董文炳字彥明藁城人來自北庭知我軍大捷
中外稱慶

省府議所有合行事理削付各路宣撫司榜諭者其
文曰

皇帝聖旨裏行中書省禡禡為頭官員欽惟

皇帝即位之初下寬大之

詔卹疲困之民除舊弊立新政條畫非一期於民共
享有生之樂省府恭承

聖訓方將撫治間大軍調發供給軍須轉輸糧餉逐
急催辦文繁事冗不無少有騷動照得續奉

詔書節文軍方弭而復興民甫休而再擾欽惟

聖憲已嘗軫念及此蓋遇一時之變者難拘定例圖
遠大之功者未免有勞人費物之舉凡此等事皆

非得已為天下害也近奉

聖旨節文

大幹魯朶人來也其餘軍人與民戶每亦多投拜了
也即目無咱每迎敵底人也省諭軍民安業務農
者欽奉如此欽惟

皇帝仁民愛物之心自今已往復得盡行施設今照
得已未行事理條列于右務要實行非止虛文而
已合行榜示者

一軍馬之事糧草為大近為大軍調遣方當征
進之日未見迴軍之期省府扣筭年銷所用
糧料程草驗諸路均科除各處存留抵應外
撥赴軍儲省倉分作三限送納省府非不知
民力困乏遠倉生受緣為軍儲必用之物若
不乘此農閑時分送納將來失候軍儲不免
再行動眾般運如此則今日之勞却無春夏
之時也至日不惟雨水泥滯民力轉致生受
又是妨奪農務失候歲計所費又甚於今日也近察

聖旨已將喂馬草料槽前等物盡行住罷省府恭承
聖訓恤民之意據已科遠倉糧以三分為率初限一
分展限至年終赴所指倉分外中末限二分至今
年二月終盡數改撥各就附近河倉送納上是帶
納水運腳錢將來官為雇腳般運再不動民扣筭
今年遠倉糧數比附上年各處赴軍儲遠倉稅糧
三分中爭一分數少亦是減省民力即日年銷糧
料足用仰省諭農民作活

一欽奉

聖旨罷散喂馬程草等事省府照得已曾行下各路
宣撫司將已納到官草數除各路年銷外盡數給
還本戶若有未納者亦行停罷并將元准備夫役

槽前等盡數教散歸還去來切恐所在官司因而
作弊私下拘占人夫槽前仰宣撫司照依已行罷
散據各還本主數目遍行省諭無得隱匿尅減務
要實到於民

一今為軍馬調度用衣襖器仗馬匹等物省府委官
支價收買并般運糧斛脚力駝車仗皆係官錢
產覓外據毛連夾袋止是借倩民力縫造並無賒
借科著等事切恐在下官吏等中間作弊指托軍
須為名一面揭借或有名和買不支價錢雖支價
錢却行尅減上下蒙蔽以致人難深失

朝廷優恤百姓之意如有似此作弊之人許令陳告
以馮寃治施行今後遇有合用物件依前支價和買

一為去歲秦蠶田禾間有災傷去處缺依

詔書已令各路宣撫司驗災傷分數從實減免差發
外不被災地面亦令量減分數如此存恤猶恐人
難又以漏籍并老弱等戶協濟本處當差戶計庶
望民力少得休息外據宣課事亦令驗委實偏重
去處量行減免所有盜貨聽從民便買賣食用並
無椿配給散之家此皆

聖主仁政之所先也仰宣撫司照依已行事理施行
一欽奉

詔書今後各處應有久遠安屯并時暫經過軍馬合
用糧食於官倉內驗數支給却不得搔擾人民仰
各處管軍官管民官並互相照省府照得即日春

首正及二麥滋榮桑菓生發布種五穀時分切恐
經過軍馬并屯住營寨人等牧放頭疋食踐田禾
咽交桑菓樹木及強要酒食欺奪物件搔擾不安
失悞農民歲計阻礙通行客旅仰宣撫司行下各
管官司欽依已奉

詔書事理依上照管禁治若有不能斷遣者開具緣
由申來以憑究治施行

欽奉

詔書農桑衣食之本勤謹則可致有餘慵惰則決至
不足正賴有司歲時勸課省府照得即日春首農
作時分仰宣撫司令已委勸農官員欽依所奉
詔書於所管地面內依上勸課勾當務要田疇開闢

桑麻增盛無得慢易仍於歲終考較勤惰明行賞
罰以勸將來

一 欽奉

詔書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存之人於官倉內支糧
賑贍仰宣撫司令所在官司依上賑贍仍置孤老
院存恤住坐

一 隨路罪囚除犯重刑聞

奏待報外其餘罪囚仰宣撫司審問得實別無冤枉
就便量罪斷遣無得留滯

一 体究得隨處盜賊往往生發侵害良民蓋是所在
官司不曾嚴行禁治深為未便省府近為燕京多
被盜去屢明立罪賞嚴切夜禁督勒官兵捕盜人

負將作過賊人盡數拿獲依

條斷罪仰各路宣撫司通行所屬州縣若有失盜去處照依燕京條例添氣力多設方略隨時捕捉明立賞格嚴行懲誡如有捉獲強盜之人除官賞外更於賊人家產內給付充賞若有同伴賊人并安泊之家及兩隣知而不首者同罪失覺者量行治罪

一若有游手好閑不紹家業賭博錢物開張酒肆之人仰所在官司常切禁斷如有違犯者即便治罪施行一州縣之治俱在官吏若得其人百姓安集差發均平苟非其人定是差發不均民被其害不有黜陟賞罰何由激勸懲誡據本路見任官吏如有贓污

事者國有常典其才能異衆廉幹可稱者仰宣撫司開坐事跡保申來以憑聞奏超擢任用施行

丁巳元夕大風雪晝暝有衆盜劫民家是晚官察發省出重賞捕賊明日獲焉

二月癸巳朔

五日丁酉行省官奉

旨北上後三日憚與偕行者周定夫已刻遇河南經略使史公於居庸南口相與迎謁道左公問禡相所在曰次西南在樓村公相見而去知

車駕回臺北兵已敗遁去行者居者為熙然也前次北口店復有旨山北寒沍可緩來遂還是日遇張國

公於中店說見賫亡金寶錄赴省呈進省官時繕寫
進讀大定政要得以遂更為補益之

時鈔法初行惟恐溢帶公私不便省官日與提舉司
官及探報議深為講究利病所在其法大約隨路設
立鈔庫如發鈔若干隨降銀貨即同見銀流轉據倒
到課銀不以多寡即裝垛各庫作本使子母相權准
平物估鈔有多少銀本常不虧欠至互易銀鈔及以
昏換新除工墨出入正法外並無增減又中間閩防
庫司略無少弊所納酒醋稅鹽引等課程大小一切
差發一以元寶為則其出納者雖各爛併令收受七
道宣撫司管限三日午前將彼中鈔法有無底滯及
物價低昂與鈔相礙於民有損者畫時規措有法以

制之在都總庫印到料鈔不又多寡除支備隨路庫
司關用外一切經費雖緩急不許動支借貸其錢貫
顯印鈔面將來以錢鈔互為表裏此張本也時週歲
包銀六萬餘定鈔數人及五十餘萬 堂議堂云若
印至百萬所獲鈔息可盡免天下包差蓋以平準買
易諸物一歲民間毀廢不費皆為官息也又當時鈔
法有甚便數事艱得一也經費省二也銀本常足不
動三也偽造者少四也視鈔重於金銀五也日實不
虛六也百貨價平七也

二十一日己亥未刻

淮海都督府申宋人圍我海州堂議飛奏外命憚賫
省檄馳海青傳催發經略史公令率河外諸軍往援

既啓行隨得報云宋人已退走遂止

二十二日

役來趣闔省北上越

三月壬辰

五日丙寅未刻

丞相禡禡與同僚發自燕京是夕宿通玄北郭偕行者都事楊恕提控术甲謙詳定官周止省祿王文蔚劉傑

六日丁卯

午憇海店距京城廿里凡省部未絕事務於此悉行次遣是晚宿南口新店距海店七十里

戊辰卯刻

入居庸關世傳始皇北築時居庸徙於此故名兩山

曉絕中若鐵峽少陵云峽形藏堂陸壁色立積鐵者蓋馮真也控扼南北寔為古今巨防午憇姚家店是夜宿北口軍營月犯東井鉞星或者云斧鉞用兵之兆距南口姚店三十里而遠

己巳辰刻

度八達嶺於山兩間俯望燕城殆并底然出北口午憇捧捶店天容日氣與山南絕異以暄涼較之爭逾月矣午飯榆林驛其地大山北環奔日已暮蒼沙磧蓋古端川地也是夜宿懷來縣南距北口五十三里縣東南里許有釀泉井水作淡鵝黃色其曰玉液即此出也官為置務歲供

御醪焉

庚午

泊練墓店詢其名土人云店北舊有統軍墓故稱是夜宿雷氏驛亭地形轉高西望雞鳴山南眺桑乾上流自奉聖東諸山下注白波洶湧若驅山而東雞鳴山者昔唐太宗東徂至其下聞雞鳴故名東南距懷來七十里而遠

辛未午刻

入宣德州申刻使者也鮮乃至傳

旨趣令諸官速赴

行殿是夜宿考工官劉氏第

十一日壬申

候馮相為一日留蓋有所需也距雷氏驛九十里癸

酉行六十里值雪宿青麓

十三日甲戌

至定邊城憇焉蓋金所築故城也是夜宿黑崖子距青麓九十里

十四日乙亥

抵碓場峪蓋金初南北互市之所也是夜露宿雙城北十里小河之東南距黑崖甸北一百有五里

十五日丙子

停午至察罕腦兒時

行宮在此申刻大風作玄雲自西北突起少頃四合雪華掌如平地尺許亂灑河而北次東北土壤下羣山糾紛川形平易因其勢而廣狹焉泉流縈紆揭衣

可涉地氣甚温大寒掃雪寢以單韋煦如也沙草駢茂極利畜牧按地志灤野盖金人駐夏金蓮涼陁一帶遼人曰王國崖者是也

上命平章王文統草答高麗手詔其辭有誦經供佛為國祈福良可嘉之語選怯薛丹某官借職伯衛將軍以高逸民借職禮部員外郎為副使其國將發高麗世子來覲止焉初高麗國相有以書致寒暄於省府者欲以書為答且以方略撼之俾見我大

國文加武暢之盛憚曰不可境外之交非人臣所宜此范文正書諭元昊遂得罪於裕陵也可不戒哉遂止十六日丁丑

上遣參知政事張易廉名轄廉名希憲字介甫瀚海

人資沉毅臨大事不可奪其廉正有大臣風節傳

旨慰諭行省官時

御道不啓拜觀者皆俟故留八日而發距雙城七十里

二十三日甲申

次鞍子山南距灤河口十里

二十四日乙酉

次桓州故城西南四十里有李陵故臺道陵勅建祠宇故址尚在未亥朔風發發雨霰交作傳

令方春牧馬不勝寒克瘦弱者悉用檀毛毳衣覆其背否者以法從事

二十六日丁亥

時諸王有以省令行下本管及祝香四岳者

朝廷以當否為問省官婉辭以對此無他止是事欲
激福耳若大制一定此事自革

長霜蔽野如大雪日極高陰凝始釋距鞍子山廿有
五里是日完州入高道字道之來自和林城說迤北
正三月間地草自燃東自和林西至歙州其燃極草
根而止水溫處愈甚人往來者須以氈濡水覆其上
可越又有黑風掠大面如灼兵械及山椒遇夜皆有
火出在山者如列炬然或者云火兵象皆彼自焚消
錄之兆

二十七日戊子

次新桓州西南十里外南北界壕尚宛然也距舊桓
州三十里申刻斂有兔自北來入王相帳中獲焉公

曰免陰類惟狡一卒而得吾事其有解矣

二十八日己丑

飯新桓州未刻扈從

鑿駕入關平好蓋

聖上龍飛之地歲丙辰始建都城龍崗踞其陰灤江
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蔥鬱都東北不十里有大松
林異鳥群集曰察必鷓者蓋產於此山有木水有魚
鹽貨狼藉畜牧蕃息大洪居民食用然水泉淺大冰
負土夏冷而冬冽東北方極高寒也按方志蓋東
漢烏桓地也距新桓州四十有五里

二十九日庚寅

風霾四塞日三丈許方解

三十日辛卯

立夏風色尤慘澹無光

夏四月癸巳壬辰日氣極清明有輝

二日癸未

陰慘盡日

三日甲午

天氣極晴和

四日乙未

頗覺暑氣是日向已憚從微君實許李洵九道宣撫

候雲叟公疾於私第茶畢而退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一
中堂事記中

五日丙申

陰晦王相同左右司即中賈居貞始入

朝陞見

上喜甚既退侍中和者思傳

旨命與諸相集議六曹并九道宣撫事於中書堂

六日丁酉

諸相會左丞張仲謙第

左丞名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資安和精於
某工事因教曰朝家事有大小大事需議可取奏利緩
無方餘則不然吾子切念之今日思之可謂至言也以決前議大抵選

官薄賦評鈔法等事論者頗交雜王曰何傷取其長

便者用焉未刻諸相入見進大定政要因大論政務於

上前

聖鑒英明多可其奏班退

論諸相曰翼日

朕郊祭醜馬酹馬卿等不必扈行凡內外之務比還

悉裁定以聞

八日己亥

天日極晴朗

上祀天於舊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預禮也

九日庚子

晴暖諸相圓坐都省集兩曹掾史讎九道民事

十日辛丑

王張廉三相洎賈卽中會議政事因論功利等事直

曰世代下衰其勢有不得不尔者時憚亦預坐因徐起而言曰功利既不能弛心與術亦不可不辨也且心以居正為體術以應變為用終之體不失而有成者為上此大臣所先務也三相愕而起

十一日壬寅保定總管蔡國公嗣子和略以本道鈔法事未議都堂為經畫之已刻張參政廉右丞會王相第令詳定官周止縷讀衆士嘉謨而詳聽焉會曰不為無益也縷會九道宣撫定議官制輕減民賦等事申刻東北雲起起於羽若潑墨雨東來散絲千門間乍暑霽潤為一快也

十二日癸卯諸相集廉右丞第審定前議盧進之飯焉餉午鑿輅還宮有頃侍中和者思傳

旨召諸相入 朝遂以軍國大政

上聞都俞際衆悉之以對

天顏為喜動且有恨其見晚之嘆是日平章趙壁以軍儲事被譴胥靡於家甚嚴憚時從承旨王公上諸趙公心雖惕厲氣量裕如也從而不去者唯門下士李革在焉趙事為始東平神事李九山謂此事蓋其起於陳德秀禍成於杜汝深公實不知其詳也是日河南宣

撫兼經略使史公至自汴梁

十三日甲辰卯刻會廉右丞第辰刻諸相入

朝以議定六部等事 上聞

綸音撫尉大允所奏曰向未群疑渙然冰釋比出宮小兩浥塵緩轡沙堤有不覺其喜者晡時張參政廉右丞會呈相第以奏允諸務未審聽焉

十四日乙巳兩午刻開齋會楊宣撫果張宣撫德輝劉宣撫肅張左丞再議民賦事蓋有所未盡故也十三日丙午有

旨就上都長春宮作清醮三晝夜為民祈福奏告文字交王鷄定撰者其辭有既獲昇矜之福宜隆敷錫之恩六轡屬還歸之際一家手保及之休言念蒼生不無素擾或凶荒之災相望或轉徙之苦相仍雖勅有司俾修善政更祈照鑒普洽鴻私是日巳刻廉右丞張參政會王相第呼金齒蠻使人問其來庭之意及國俗地理等事言語休離重譯而後通國名百夷蓋群蠻之總稱也其地在大理西南數千里外而隸六詔焉曰阿吉者捨迭都長阿列所遺曰鉢布者王

龍川部長塔身所遣借來者八人始自戊午冬發於本土至是方達上都其人衣冠裝束髻髮于頂裹以絳纒復以白疊布盤繞其首衣以皂繒無衫領之制膝以前裂而編之如懸索然眉額間塗丹墨為飾金其齒蓋國俗之賤者也意思野逸殆驚鹿然其土宜稍有牛馬山羊雞豚鴉鴨之屬兵械有刀槊手弩而無弓矢甲冑既而達邊

上命中山人劉芳借職兵部郎中使其國都蒙命憚草詔其辭有嘉爾等跋涉脩阻懷德遠來首輸事大之誠克謹畏天之威轉為宣暢 皇猷告諭隣附俾知國家威靈無遠弗届之意是日耶律中書來自漠北聖旨

十六日丁未交經略張右丞泊衆宣撫集都堂條具民政

十七日戊申辰刻諸相入朝以集議聞

上一允所奏向夕出宮

十八日巳酉省奏准條畫民事凡廿七款為施行之

十九日庚戌百僚入見少頃出會東省奉

旨召九路總管頒示新典若有所陳即具以

聞除河間真定餘略有異同復為商確奏

裁以定廿日辛亥

丙宴不克見是晚工部石里忽學被問堂命都司楊怒提控趙謙同憚等磨勘工匠支銷等簿達曙不寐廿一日壬子都堂令憚檢討唐人置信牌鎖長官廳

事諸相辨析石里忽事責遂有所歸已刻既雨而雪
寒返盡日

廿二日癸丑八 見午刻諸相圍坐離校九道宣撫
殿寂時東平撫司民賦有未足者某官對云之省官
曰不聞詔條使戶口增差發辦方為稱職某官以不
敏謝及議中外新舊官改授定制轉午雨雹蔽地大
者如彈丸俄而風作上下如雨黃霧四塞逮酉刻聞
開霽齊

廿三日甲寅司天臺官中順大夫張 為兩主事以民勞
上聞明年新都之建遂經始焉
廿四日癸卯極晴朗諸相入
朝奏准七道宣撫司所行條畫

一中統元年科訖差發多有不盡戶計所據今歲
科差須管子細照勘務要盡實科徵不致隱漏
兼各路投下戶計差發欽奉見降

聖旨亦從各路總管府驗數科徵仰各路管民官照
勘本管地面內見住人民戶及不以是何人等
應合收係當差者須管從實盡數科徵見了數
目開坐閣部轉行申省

聞奏若是中間却有漏落不盡實去處事發到
官定將當該官吏嚴行斷罪外宣撫司有失体
突者亦行治罪仍先取管民官甘結文字

一中統二年差發雖已定立限次仰各路管民官
更為斟酌彼中事勢催徵如限內併納者聽務

要民戶安差發辦乃為稱職

一起置信牌事緣為各路遇有催督差發勾追官吏等事多用委差官併隨衙門勾當人及曳刺祇候人等投下文字不得搔擾民間轉致遲悞官中事務為此擬定今後止用信牌催辦一切公事據置到信牌編立字號令長官次官圓簽於長官廳事封鎖收掌如總管府行下州府科催差發并勾追官吏等事所用信牌隨即附簿粘連文字上明標日時定立信牌廻日勾銷并照勘稽遲限次究治施行若雖有文字無信牌或有信牌無文字並不准用廻日即仰本人賫擎前來赴總管府當廳繳納當該司吏不得一

面接受落采知違究治據府行下司縣其司縣行下所管地面亦仰依上施行

一各路所設急遞鋪委自宣撫司提領乃禁約公路不得奪要文字本管官司亦不得科取差發錢物并照刷遞轉文字如有稽遲日時約量治罪據鋪側近住坐或開店買賣賈聽過往軍馬使臣人等並不得搔擾遞轉文字除申

朝廷省并本路行移官司緊要文字外其餘閑慢文字不得入遞亦不得私下夾帶一毫物件轉送仍常切存恤不致逃竄失所若有違犯仰宣撫司究治施行

一宣撫司若遇緊要并機密公事須當赴

朝省計票即仰乘坐鋪馬走迤如是尋常公事
止令入遞轉發除降去起馬劄子外本司更不
得別給起馬劄子

宣撫司起馬五疋 副使四疋

委差官令史人等三疋

一宣撫司官比及頒俸以來權依使臣分別批支
一宣撫司吏刺祗候人比及定奪止設人數每司
權設二十午刻諸相大會食於省堂之西偏奉
旨命平章王文統舉讀史一人遂以詳定官周圭權選
廿五日丙辰諸相按問高麗質子王溥與洪亮
事未刻新舊宣撫拜

命於省中就付條畫新制及諸換授官器具者悉裁遣之

廿六日丁巳辰刻入見

上以錢穀大計問平章文統敷對明敏慮無遺策

凡軍國大事皆有成義然後據其要領使相此

廿七日戊午

上命平章王文統與前省官庭辨中元民賦虛實比
上年多寡之數若人為語塞

廿八日己未暑氣甚隆有

旨昨者比附前政甚優終未服其心也奏准差宣使
蒲散禧悉起燕帑所有金帛等物是日特

旨命趙璧平章政事如故其夜諸掾以會計故達
曙不寐

廿九日庚申王相以簿書委積重為規畫授諸掾成

筭以備不時 顧問

三十日辛酉前相臣安天合浸西京路宣撫大使仍錫金虎符特寵異馬未刻堂命惇草宣諭大理及合刺章俾還本土手

詔其等有云嘉汝等遠自雲南導從選鋒轉戰千里直渡鄂渚以達於此勤已至矣今者俾尔各還本土以遂厥性之語各優賜入有差是日九道所造狐貉衣裘其數畢具王相命省掾王文蔚并惇用棋方林子通類比附使見估直高下孰者孰費且曰茲蓋史臣年表遺法固非吏輩所能知也蓋有所謂而云五月甲午壬戌朔黎明達官巨僚畢集省遂檢前省民賦以上年比中元數多而所入者鮮以中元比

上年戶同而所入者廣論辨者久之前省官屈服始無異議焉諸相僉曰先後之事明矣遂具以聞夜漏下八刻康右丞賈郎中傳

旨曰若輩無狀凡所以欺蔽不應等事悉索焉以聞明日癸亥天威雷震前省官始知懼待罪矣中外聞者有萬口一辭之快是日巳刻東平宣撫司申國信使郝經等為宋人扼駐蘄州渦口不遣入國事既而知為宋人所誑我實不審所在也未刻復遣戶部員外郎王煥催發燕藏諸物

初三日甲子晴明盡日詰問前省官事是日九道宣撫其先赴攸司及諸換授官入朝陛辭歡聲和氣洋洋郁郁滿

皇都而載歸路矣上京路總管忙占都喜見諸相於

都堂

識所謂海魚九尾者

四日乙丑問前省官事

五日丙寅問前省官事已刻

寡休上人來自南庵諸相就謁於龍光北寺識所謂

溫庵主者未刻有

旨命宣撫姚樞赴省同議軍須調度等事

姚字公茂柳城人資明亮深識有

理國于管從征大理有佐命功至元改元轉天下官公力為多上嘗日公茂善談論物之國者只說世柄未官至中書左丞終翰林承旨

是日左司都事楊恕傳

都堂鈞旨令惲草移宋三省牒文向夕陰晦大風其

牒草云

大蒙古國行中書省移宋三省

皇帝即位之初重惜南北生靈之故一視同仁首主

和議特遣信使敬奉

國書講信脩睦往年征進大

軍即令分還本屯仍嚴勅邊將非奉

土命毋得妄動爰自行入衛命已來載更歲律寂無

來音其於講脩之事將如何哉不惟有失忱辭反啓

邊釁勢以至攻圍我上石侵軼我鄙鄙藁蕪陽擾隨州

劫掠真陽數犯漣水皆出於使輅已入彼境之後夫

信與義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一旦捐棄曲亘所在

自有任其責者矣若和議可必即當迅速遣使與我

行人借來真或遲迨歲月別有異議請選帥徒具戈

甲預致師期相與會獵於江南之地可也於斯二者

惟所擇焉以來聞將屢請出師以報侵疆之役省府謹守

聖訓弗允所請不識日者數舉果何為而然耶今
大駕北狩已是南還陛見之日何以為奏與早示定
議毋坐失良圖以貽後悔

七日戊辰刻刻百夷奉使劉方成行已刻入見多所
陳奏皆常例事內一條禁不得以馬挽車引碾及無
故屠宰重兵力也

是日發即國遣人來獻卉服諸物其使自本土達
上都已踰三年詭其國在回紇極西徼常晝不夜野
鼠出穴乃是入夕人死衆竭誠籲天間有甦者蠅蚋
悉自木出婦人頗妍美男子例碧眼黃髮所經涂有
二海一則踰月一則暮月可度其舟艘大可載五十
百人其所獻醖葷葷蓋海鳥大郊分而為之酌以涼醕

即温豈世所謂温涼蓋者耶

上嘉其遠來回賜金帛甚渥是日懷孟路勸農官王

秉中字來王相令訪問枋口去路六十里屬濟源縣

所開水利即令溉民田幾何仲搆曰水舊名古秦渠

蓋魏末司馬孚創修至隋盧賁復開治唐太和間河

陽節度使大加疏導溉河內河陽温濟武陟五縣民

田五千餘頃宋天聖初枋堰始壞至是仲搆復為起

廢又云初興役時掘地丈餘得栢枋數十段稱曰枋

口豈因是得名乎是夜內庭官忽魯不花不字及第三子
時年三十一歲

飲諸相於中省既夕繼之以火二鼓方散

八日己巳對問前行部尚書馬月忽乃事所牒宋三

省又移河南宣撫史公令改作經略司牒宋淮東制

司施行就令選官充詳問官者經略公以太原士人
崔明道為使南京兵馬副都李合義貳焉以往其意蓋

不頓先以首傲諱之
則後無銘焉故也

堂議中書出政之地人雜遷莫能禁奏准

令法薛丹二人監約省庭間自是

中省之務頗清肅焉是日都堂命惲編類歷代水

利管屯田漕運錢幣租庸調善法及漢唐已來宮殿

制度等事已刻

上御萬安閣四川楊侍郎遣其子以弓矢等物具表

來獻及迴

上以手詔荅之揚大淵省表具之朕恪守王封遷膺
推戴即位之始不遑康寧惟爾遠戍邊陲及服戎政

身外心內求陳賀章宜加寵荅之辭以勵忠貞之節
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又一回紇醫者貢橐駝三十

頭鞍具幃帕全光彩照地鳴鼓吹螺自臯門而入又

一回紇贊栗色宛馬八拜玉面鹿身聳立如畫所謂

脫必察者也申刻省起諸相候

廉右丞疾

九日庚午推問馬日忽乃事已是日

皇弟摩哥大王世子昌童封永寧王仍改

父王玉寶為金印命惲討論古今諸侯王印制遂製

紐為駝作三臺其文曰永寧王印

十日辛未堂議欲以元寶鈔背用關防印誌既而議
不便但令比戶粉壁嚴偽造之禁從揚宣無異議也有

旨遣上都同知阿合馬計點燕京萬億庫諸色物貨
十一日壬申堂議曰古者天子有八寶蓋所以崇天
授而鎮萬方也今

朝廷所用止一寶而已欲議奏令印工季并餘寶皆
刻而為之用古文奇篆殆受命璽然憚曰此非可輕
議也又務繁需再議焉已刻

上手詔宣諭四川侍郎楊某曰勇冠諸將名配古人
知大義之可為籍諸城而來附獻以金帶示以誥殘
載詳終始之誠宜示褒崇之禮可特賜虎符充夔府
路行省兼安撫勾當更宜招懷未附共底不平但桑
蔭不移而能立其功雖茹土至重而朕無所惜其賜
卿某物至可領也

諸相大食良達官巨僚於都坐皆露醉而罷

十二日癸酉有

旨先召首相二三人入朝餘俟命於省署既而以大
宴不克見上都留守同知阿合馬兼太倉使請立和
羅所以溢廩庾堂議以曹人李亨字通甫勾當和羅
事改和羅為規措所專脩人事極經畫已而粒米狼
戾少尹愛其能焉

十三日甲戌究問前省官一切事理皆有定論今左
右司官具奏目然後詳聽已

上間以見上下通知故也午轉大雷電以雨且有雹
蔽地向夕內省官忽魯不花傳

旨令前省官及諸改在都管民等官詰具集

闕下以聽

聖訓明日乙亥寅刻 詔罷東平路管民總管兼行

軍萬戶嚴忠濟仍敕戒諸路官寮無是效焉

國有常刑犯不容有嚴其初擬制辭有云不父承

國家與運左右將工同心戮力封植東平地為名藩我

祖宗嘉尔父之功乃建為侯自尔嗣位又廿年

朕初即政復命襲爵往即乃封敬之慎之其修德砥

行自立名節勉圖後效無忝先猷至是未見顯效遽

為黜罷或者不知而異焉未刻諸相退朝園坐按問

李宣撫王正之等事既而廉右丞傳

旨召平章王文統遂入見

上於香閣夜漏下廿刻方退

十五日丙子誅東平經歷官邢衡銓初邢以事告參
政張易詰對於

上前刑款服

命諸相監戮於都城東十里外張手割其腹從初議

十六日丁丑兩廉右丞耶律中書張叅政王平章推

攷定奪諸路戶口等事

十七日戊寅諸相復定擬大名西京北京賦稅戶口

未刻藏春仲晦來朝諸相就見於李虞卿宅略話而

退是日已刻

上臨軒親諭諸路總尹遂以前東平總管嚴忠濟弟

忠範為東平總管仍戒之曰兄弟天倫事至於此

朕甚憫焉今予命尔尹茲東土非以訟受之也彼

所責匪輕敬哉今而後者不克苟非若汝兄幸而免也至是知忠錄之失旨因各賜馬副慰遣復有改故從新之諭又黜大名路達魯花赤愛魯魯河西人小李鉗部之子也

十八日已卯晴暑

上召前濟南宣撫宋子貞真定宣撫劉肅河東宣撫張德輝北京宣撫楊果於內殿以擢用輔弼為問揚果等前奏曰王文統材略規模朝士罕見其比然以驟加登庸物論不無新舊之間如史天澤累朝舊臣熟碩昭著若使宅百揆大厭人望今文統輩經登其間則省事成矣

上曰置史某相位

念之矣卿等所言允協

朕意因賜食而退

十九日庚辰入見奏裁大拜及六部事

詔以世臣不花經略史天澤為右丞相不花時年三歲

憲宗朝怯薛冊長領斷事官其祖

太祖神元皇帝朝功臣父也孫禿花

憲宗朝萬夫長忽魯不花耶律鑄為左丞相忽魯不

花時年三十一歲父不令言女官人塔察兒廉右丞

平章政事塔察兒時年廿八歲其父

憲宗朝世臣千夫長張參政為右丞宣撫楊果宣撫

商挺參知政事餘如故是日諸相入見將退

上慰平章文統曰卿春秋高恐勞於奏請今後可運

籌首樞若有大議須面陳者及朕有所咨訪入見小

事今人奏來不必煩卿也

上以王姬下嫁午刻幸新桓御營

廿日辛巳奉旨命承旨王鶚定撰諸相制詞

廿一日壬午晴暑闔省大燕慶新除也時既相史公所事皆倚重焉丞相曰天澤武臣何克負荷但物務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為諸君條達耳相則予曷敢當眾愈服其謙抑皆霽辭而散是晚承旨王公命憚賈所撰制詞呈省其文通作一卷實封細銜書名上用院印或問焉曰白麻蓋自中出令實封防其外世亦唐人鎖院之意也既披詳或欲有所更定憚力言其不可昔楊億以一壤字不勝其恧况改作乎第修飾之可也其史相詞頭有惟卿世篤忠貞材兼文武

樹戰功於疆場卿力良多論機務於廟堂朕心允協宜示百僚之式俾居諸相之先可特授中書右丞相卿其振紀綱崇體要往服新寵以壯舊猷

廉希憲惟卿秀拔父兄學尊師友往綏諸道視民一如如傷就建行臺臨事毅然有斷宜從政轄進署相銜可超授平章政事惟賢乃心以荅朕命

揚果擢秀詞科馳聲劇縣佐南州之經略才已見稱專比郡之無綏人皆受賜政之參決僉曰汝諧可特授參知政事祗服寵休益思報稱

廿二日癸未申刻堂議定省規一十條

其一曰凡三日一奏事軍國急務不拘此限

其二曰置勤政簿一扇凡公議已定事詳見子簿

讀一譯不得增減 言得日標題於逐款之上還省
立檢圓覆定行

其三曰圓議定時首領官先擬定其事自下而上相
次剖決議定題押批判若事關利害情見不同者各
具奏宣示

其四曰圓議時非定員不與知本房者不在回避之
限若事涉機密者已次請退

其五曰同僚赴省日出為期停午乃起旬一日暇事
遇急連不拘此限有疾故者須令報知庶免延
待而已

其六曰省府官并屬官各家不許受詞訟公文
其七曰如遇關員圓議公選不得用門下人補充

其八曰省府通譯史額定選充餘者不與

其九曰奏事

上前宣讀通譯人各一員

其十曰九告事說事者聽畢避其人公議定然後回
答僉曰所畫理到遂施行焉

廿四日乙酉巳刻奏准粘合中書授平章政事北京
行省前歸德府官民總官張母良為河南宣撫使張
鑣鑣午刻令郎中賈居貞照勘一切換授

宣牌事無有稽緩

廿五日丙戌平章塔察兒日令參政楊公說通鑑三
五段是日至吳太子明審中單矢事塔公掩卷曰我
試為論之與正說合一省為屬日僕敢禧起燕京

藏至上都辰刻

上觀於內藏喜甚曰自

祖宗已來未有如是之多也申刻平章廉公即中賈
居貞掾高明赴新垣御營奏事堂議專委參政揚
公定奪內外新舊官資是日諸相授麻制於都堂
詔下中外稱賀不勝其喜曰自

國朝開創已來論其得賢於斯為盛時有言基陽鐵
官不便者大抵其民皆殷實上戶歲官得鐵甚鮮不
能當歲輸包絲稅石之數若用此場鐵可增官焙數
倍之上堂議曰若奏上

朝廷即從然不重慮恐未免橫議仍令惲與工掾李
鼎計勘一歲常課所造幾何橫造幾何一歲通可用

鐵幾何在都廣備庫見有鐵幾何且可支幾年用度
其外路應有鐵貨可支幾年用度既已公曰未也若
令民間興煬官為抽取九幾煬一歲通可得鐵幾何
既已公曰未也若都除內外見有數目止以民間一
歲抽到鐵數可供幾年正橫造作用度既已公曰未
也若將治戶各人差稅取酌中價直一歲委可易鐵
幾何有無少餘既已公曰未也更為積筭一歲合用
礦炭夫役且以酌中定數有無虧損官民既已公曰
未已更為大約鐵官一歲及上下一切侵漁措克虛
耗官物幾何既已公曰可也明日奏

上果有恐失慎造作為言者以是應之遂罷治戶婦
民因訓惲等曰書生論事大槩不差及詢其所以方

略鮮有不遲疑者若將讀書苦心移之治此只一燈
之功爾於政事何有汝等勵精焉可也何患茲位之
不到哉是日不魯海牙授御史大夫兼大司農省諭
一切言告事人不得私家請謁投訴遵新令也

廿七日戊子亭午右丞相史公赴 永寧王榮授改

鑄範紐金印餘相圓坐照對燕京路民賦未刻掌記

魏初來自燕城申刻定議公府署押事右丞相史公

與丞相忽魯不花五日輪番一秉筆長官從上押右

者處外邊一左一右以次而下圓坐亦然所謂廟坐

廟畫也日將夕有大流星隕自巽位白光照野移時

方散是日劉宣撫才卿說前 朝省府各房止立鈞

旨簿無行卷六部應呈事務左右司官議定可否粘

方帖於部呈上書送字得都座准議省雜批鈞旨於
後其左右司元書送帖亦不揭去用省印傳其上蓋
上下互為之防然後送部施行燕京路宣撫徐世隆
威卿說舊日戶部設審計科以料週歲所入幾何經
費幾何遇有支發至十萬貫部方呈省大抵係常例
有定體者如百官貫石之類是也外郎邢敏說舊日
郎中與外郎都事另幕坐是年秋與郎中不同處矣
及有所編省臺定式亦有可取者劉宣撫又說舊日
殿上奏事止左右兩司郎中其人賢遇執政有關即
拜參知政事

廿八日己丑右丞相史公首秉判署是日命掌記魏
初令史馮崧執掌奏事諸簿午刻奉

旨定擬中行兩省去留人負抵暮張右丞下
朝說所奏事

天顏甚喜文史丞相張左丞楊叅政留中王平章廉
平章張右丞行省寧于燕

廿九日庚寅催督中外一切未經換授宣牌并事恐
留難故也省退王相置酒私第會劉才卿宋周臣姚
公茂王百一竇漢卿張耀卿訢仲平李士都蓋留別
故也是日嚴忠範授東平路總管李士都授翰林侍
讀學士其制辭曰李昶學禮傳家明經登第練國家
之典故謹士行之操修方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
選宜公褒貶以示勸懲

夏六月辛未朔刻良方有青紫二氣橫亘間錯長

表數十丈移時弗散已而霧雨交作不見天官書云
凡星變氣侵三日內有雨大小凶咎即亡嘗以理推
之乖則致異和則為雨既和而雨其災自無經曰往
遇雨則吉是也

二日壬辰晴暑

詔賜 木苑大王馳鈕金鑲銀印其文曰建昌王印
時王見征戍大理諸部建昌雲南之別稱也都堂為
諸投下種田戶奉

旨逐款施行一阿木魯板都魯為頭聚孫馬赤官人
每乙未年

皇帝聖旨為逐官出氣力上撥到種田人戶擬自今後
每年除絲線稅糧照依舊例合納包銀內一半納

官一半給付本官用度

阿木魯拔都魯

塔四火魯赤

突匿反

李里厘兒拔都

闊闊不花

李羅口

怯烈反

撒及四不花

這裏四迷

按察兒

持不哥兀

也里乾男塔丑

別立古反

一有

幹只思皇后下民戶八十五戶內六十戶元係牙刺
瓦赤全定包銀來今擬將合納包銀內一半納官

一半赴本投下送納外有諸雜戶計二十五戶內打

捕一十一戶依舊送納絲糧隨營一十四戶種田納

稅買賣納商稅

一有 阿吉赤大王奏告為先奉

聖旨於太原路五戶絲內支與

皇后合數銀一百五十定內除支訖外欠一百二十

定仰於本路五戶絲料內中統一年為始分作三分

年放支與者外據種田民戶二百一十戶合納稅糧

數目令本位下就用除已行下放支外仰照會施行

絲線包銀與其餘民戶一体科撥

一有 塔察兒大王奏漏籍戶事仰依已行

詔書体例行者

一有 阿刺合赤妃子從嫁民戶差發并匠人閑取

係官絲線織造段疋本投下送納事仰就便取問本

位下人負據上項民戶差發若前斷事官定下全撥

今擬減免一半如已定減半者今擬全免外據匠人
依前開取係官絲線織造段疋赴本投下送納者

一隨路應有金銀銅鐵丹粉錫礬等室冶附籍漏籍
民戶盡行罷去分付元附籍地面官司應當差發今
後許令諸人等有願入狀採打煇煉不用官本及占
役百姓者據所得數目官為斟酌抽分若元管頭目
等願入狀不用官本及占役百姓與煽者聽如不願
者許他人入狀承認

一河南路管下舞陽等處裁量戶仰與民一体當差
每年合用生薑就燕京官為和買

一諸投下壬子年附籍射口仰照依

先帝聖旨於冬各附籍處依舊例當差者

一張抄兒赤奏隨路樂人差發事仰行下各路宣撫
司與民一例當差止免雜役仍仰各處官司都不得
因而搔擾不安遇有樂人赴關承應官司斟酌與
起發者

一忽都花奏有茶罕元撥與字羅及壽州民戶內附
籍三十一戶見當絲線包銀稅粮外有漏籍三十一
戶內有打水獺一十戶乞定奪事仰照勘附籍民戶
別無爭差依種田戶例送納絲粮外據包銀一半納
官一半與本官用度所據打水獺戶不須打捕水獺
與其餘漏籍民戶一体於各管官司當差

一藤花戶交各處官司與民一体當差仰斟酌氣力
約量科取加存恤外據年例合用藤花仰所屬地面

官司從長計置越時採摘依數送納毋致成裂採取
關少用度

一火赤達刺等大名府民戶伍伯餘戶每年除納絲
線稅糧外不納包銀止納軍漢車銀二定二十九
兩次後斷事官按朕定下與民一体當差仰依元行
例與民一体當差施行是日未刻奏定左右三部尚
書等官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二
中堂事記下

三日癸巳京兆參知政事商挺字夢弼平叔子馳奏關陝重地

大亂後餘風有未殄者非廉希憲不能填撫中外右
丞相史公以聞允焉未刻復入見平章王文統請

廉希憲依已議同政不許遂以左丞相耶律鐸代廉

赴燕是日追謚魏禧曰靖齋先生當改後從此

四日甲午有

旨趣平章王文統南行於是定省府掾屬去留者是

日燕京路宣撫賽典只兒回紇之酋良德者自云世家中國孔子宗
系累朝為斷事官輕財安民甚有金塗後以

平章政事
發於雲南
貞定宣撫劉肅授吏戶禮三部尚書以上都

太倉使宋紹祖邢人郝子明為郎中益都等路宣撫

宋子貞授兵刑二三部尚書以太醫院官焦仲益李

子敬為右三部侍郎劉前進士自職官勾補省掾北渡後佐東平幕上問其有經濟才召治邢州省部之議詰其議論為多

五日乙未左右兩部官望謝

恩命於省中都堂為諸按招收入戶取索錢債奏奉

聖旨諭十道宣撫司今體知得諸按下差使臣告奉到

聖旨及令旨文字不經由本路官司徑直於州縣開

讀拘刷民戶人匠便行拘收起移及取索錢債搔擾

為此特降

聖旨今後遇有各按下拘刷起移民匠取索錢債先

須經由本路宣撫司行下達魯花赤管民官不係大

數民匠合拘刷起移者依上拘刷並不得似前徑直

於州縣一同搔擾如委實不係大數合拘刷起移底

民匠各路官司却不得遮當外據錢債公事不得一

同拘收人員取索若委係已身借過錢債照依先降

聖旨於宣撫司定奪立限歸還違者並行治罪已刻

雷雨大作其驟烈可怖

六日丙申入奏行臺一切事理其

旨有云管民官管軍官鷹房打捕諸色造作一切大

小公事併聽行省從宜處置申刻宋劉二尚書來謝

王相曰公等皆

朝廷遴選謝于私門非敢聞命辭不見

七日丁酉奏准八座職印以白金作三臺鑄造其方

寸皆從品秩有差午刻藏春上人以王相南下令僧

逸以良馬二疋來餞陞戶部員外郎王煥為左三部

郎中是日加尚書賽典只司農卿領左部如故從再請也

八日戊戌益都申宋人侵軼連水與戰敗之是日追謚前經義狀元李俊民為莊靜先生云云先生字用章濩澤人明昌間進士道號鶴鳴老人在河南時於隱士荆先生傳皇極數學已未間

聖上在潛令張仲一就問禎祥優禮有加至是先生已歿其言盡徵故有是命以旌其德學云初張祥去日繼請以蒲輪來起公先生笑不荅贈詩以見方來其辭曰丹鳳啣書下九霄山城和氣動民謠久潛

龍虎聲相應未戮鯁鯁氣尚驕萬里江山歸一統百年人事見清朝天教老眼觀新化白髮那堪不肯饒

明年正月先生卒于家愚嘗觀其遺書所得蓋康節之傳云嘗與劉尚書才卿講究焚黃故事劉曰嘗聞之高士美云其勅之全式

尚書省牒故某官某職某人牒奉勅可追謚某名牒至准初故牒年月日後備具相銜圓押其敕封上題給付某人第其子孫錄全文如式火於本官家廟以告為之焚黃

九日未刻右丞相不花來約王相行期平章以行臺未辦事同丞相赴省議決申刻右相不花入朝見焉陳邃授濱掠勸農使陳君錫大名宰懷州劉淵西京十日庚子諸相相座省劉尚書議部官署押事王相為裁定焉辰刻得宋荆湖制司與右相史公書并公文

所贈遺禮物時宋景定二年也其其事以聞是日高麗世子植來朝

詔館於都東郊官舍從行者一十八人選必闈赤太原張大本字仲端美丰儀辨而有文采為館伴焉繼

命翰林承旨王鶚郎中焦飛卿鶚慰有

詔翼日都省官與高麗使人每就省中戲劇者

十一日辛丑都堂置酒宴世子植等於西序其押燕

者右丞相史公左丞相忽魯不花王平章張右丞張

左丞楊叅政姚宣撫賈郎中高聖舉從西榻南頭至

東北作曲肘座掌記王憚通譯事李顯祖皆地座西

嚮其高麗世子與叅政李藏用字顯甫尚書李翰林直

學士南榻坐亦西嚮又有龍舒院書狀等官凡六人

尚書已下三人皆襪而登席相次地坐酒數行語既不通其問答各以書相示丞相史公首問曰汝國海中所臣者凡幾處軍旅有無見征戍者掌兵者何人官號何名叅政李藏用對曰掌兵者金氏史曰豈傷猶以莫利支為名乎曰此名廢去已久其官亦皆帶樞府兵部之號史曰聞汝國亦常與宋人通好然乎曰但商舶往來耳平章王曰汝國今歲亦收成曰仰賴

聖恩雨暘時若溥霑豐稔又曰聞汝國用宋人正朔然乎曰第商人私有賫至本方者實不為用耳叅政揚公曰聞汝邦亦設科舉曰然曰今歲試題為何曰賦則某題論即西門豹為政其炎如火詩則天砥礪

兆民也又曰除詩賦策論外科名極多如經學陰陽
醫方武舉算學之類皆是也宣撫姚公口傳聞汝邦
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曰與中國書不殊又曰聞
聖上近賜錄宰相已廢飲曰悉亡之矣曰博塞亡之
乎讀書亡之乎曰博塞亡之矣遂烘堂大笑左丞張
公問曰汝國王世系說是世臣繼裔曰非也其來是
唐順宗第十三子逃難而立於此以王家後易姓為
王時李參政手持玳瑁聚妻史相曰執政官當以端
方表德今所用非方非圓或聚或散何居李不能答
有頃即以葛藤語亂之實飾辭也其世子與李參政
木白穀上杜抱冠則漆紗圓頂巾履謁皆以縵為之
帶則烏犀小章也其李顯甫面滿月白首鬚髮皓然

年十八以詞賦狀元第時六十一歲通禪學善作詩
蓋世子之岳翁也固刻皆霜醉而去其導從儀物張
蓋乘馬馬首復持一大紫蓋比常蓋四垂極長問之
曰引蓋也名曰儀執明日諸相入見

上聞燕語甚懼遂以手詔五帶遣還制詞有云出水
而陸去危就安宜寬漢法之拘續議楚宮之作蓋淮
元年先奏便民之請也至元七年

朝廷遣平章趙璧即中宋道字弘道終太子賓客從王都於海西
岸江華島一炬為焦土矣

十二日壬戌辰刻耶律中書張左丞傳

旨今後應奉

朝旨如無御寶并印信文字不得輒行未刻王相陞辟

皇后及

皇太子於青宮 太子慰獎甚厚有元老克壯謀猷

之諭申刻復入

朝遂陞辟焉遂出自南門郊餞者廉平章揚叅政賈

即中及留冬諸掾属比至南平藏春令左右迎候於

道者踵相接也上人待遇甚恭極賓主之禮

十三日癸亥辰刻齋畢而去

十四日甲子藏春來自南菴午刻會食 史相行館

寥休以灑墨玉盃筆贈公及觀所作玉鏡命諸公賦

詩西菴有幸自得辟塗抹手照人無用太分明之句

仲晦為忻然也

十五日乙丑欲移寓太醫使王儀之館舍史公不許

今與參議納合君同寢處者四十餘日時憚管陳言
文字就命日左右揚相權供中舍之職

十六日丙寅詔封保定張柔為安肅公制辭口大夫

當七十之後致仕則宜 國家列五等之封攷勛而

授張某功成百戰眷荷累 朝方深補袞之思遠有

懸軍之請宜疏上爵用答元勳可特封某公致仕事

業一特宜使古今之獲寵子孫後世要知忠義之可

為宜保永年以全耆德

濟南張榮為濟南公其詞曰大夫謝事得進退之宜

國家定封明始終之義某官功高舊德教佈義方方

深分閭之期遠有懸車之請宜疏上爵以示殊恩可

特封某公致仕慶及子孫常保山河之誓名垂竹帛

求為忠義之門願養遐齡保全善德

十八日戊辰權中省都事趙謙得腦瘍極熾憚與楊都司誠之求療於木醫王儀之遂以真定麻澤民與視凡三往諾焉踵及門中使促而去之自是澤民內侍不得出者旬日趙之疾遂無及矣一獲僕既老而癡時臭惡聞石外子絮兩鼻孔為湯藥之夜則對榻而卧伺其緩急義之所激曾弗之倦十九日己巳堂議選中省兩司都事遂以左司授憚此出史揚二公雅意竒曰擇其何人過蒙擢用得文翰職足矣

五日甲戌都堂奉

旨諭各路宣撫司宣聖廟 國家歲時致祭如月朔

釋奠宜恒令洒掃修潔今後禁約諸官負使臣軍馬無得於廟宇內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及褻瀆飲宴管工匠官不得於其中營造違者治罪管內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搖擾使臣安下

廿七日丙子都堂奉

旨夫五岳之中恒屬其一豐阜峻極作鎮北土爰古迄今祀典存焉粵自國朝開創以來祠祭之禮亦未嘗闕其岳廟中今後仰過往使臣軍馬毋得安下搖擾毀折樹木及不得於看廟人處奪要鋪頭口仍仰常切修葺毋致踈荒

廿八日丁丑都堂奏奉

聖旨道與真定路宣撫司掾懷孟達魯花赤蜜里吉

總管覃澄奏告管下地分多有屯住蒙古頭目遇有
閑涉詞訟公事不肯前來對證往往不伏勾追以致
遲滯公事准奏仰通諭諸路宣撫司今後各州城管
民官遇有閑涉蒙古軍人公事理問時分管軍官一
負一同聽斷施行無得偏向准此

秋七月丙申辛酉朔前河東宣撫使張公以怨家有
言去留維谷是日得行省諮保及史相潤左丞互為
申理奏准充行中書省參議方得解去良不易也嗚
呼天道冥冥報施其間令人有可疑者今張以正獲
罪然聖人所事不為過甚公豈犯此忌邪可不戒之
哉其宣辭云張德輝宅心剛正處事精明及居風憲
之司遂有澄清之志巨猾望風而奔迹疲民受賜以到

今不示顯膺何彰獨立可特授翰林學士參議行中
書省事尚資婉畫庶底成功

十七日丁丑大司農左三部尚書賽典只改授平章
政事制辭曰兩朝眷遇凡事精勤常辦集於軍前能
經營於意外欲旌成績宜處台司當奉至公用遵大
體盡爾贊襄之力副予委任之誠至於辦集經營當
時論者謂於公甚為切當公遂置酒重以潤筆為答
惓謝不敏

十八日戊寅翰林國史院保雷膺與惓充本院屬官
十九日己卯石林剛統答授右三部尚書制詞曰望
高門地業不墜於箕裘身侍

禁闈勞久服於歲月宜分膺於三部俾庸列於六卿

可特授某官當副朕心毋瘵厥職

廿日庚辰行省諮者數事都堂議有可否史公曰雖分兩省其實一也若非開利害者不宜妄有阻駁使王事成就可也今後凡行省所諮須三日內咨報自是上下云為如流水之源矣予當時嘆賞以謂不多得也廿一日辛巳有

旨世臣買住孩兒

秃花太傅姓那律氏在前金時成桓州官愛里德漢語守成長也其後與二十八人從太祖神元皇帝同飲於黑河子於佐命元勳公其也買住即太傅第三子其子明安夕兒時年十有三歲今衛輝路總管耶律漢傑即其兄也

聖旨宣諭了也教省家與文書去者其制辭曰我家當開拓之初乃祖有經營之力人今不見功豈可忘雖尔身未及成人在

朕心忍令無後姑承舊爵用顯元勳直須長立之年

許領職司之務

廿二日闕闕學士授中書左丞闕闕字子清時年三

十九歲嘗受學於王百一張耀卿其父

潛邸舊臣世為向塔亦漢語羣牧所官也

廿三日癸未鄭江授侍衛官其辭曰鄭江職在承宣

誓從征役跡去易就難之意有忘家憂

國之誠不示褒崇何明勸教就帶已降金牌充侍衛

軍副都指揮使同判武衛軍事景州軍民長官如故

更宜戮力以奏膚公是日有

旨與老王姑護持玉華宮

聖旨者其辭曰鍊師王道婦賦性純正執志不回挺

挺然有古烈婦之風奉侍我

太上皇

皇太后積有年矣周旋之間曾無過舉當時雅為敬重使之入道為此

先帝常加賜予已勅令真定管民官選擇佳地起蓋宮觀資給衣糧仍以玉華之名賜之以為我家祈福之地朝夕焚誦用報我

皇考妣罔極之恩所在有司宜加持護毋容它人妄相侵奪母以差役相毒以致不安常教告 天與

皇家子孫祝延 福壽惟此

廿五日乙酉權中省都事趙謙終於上都客舍憚為棺斂并封視隨行衣裝請於郎中賈君仲明蒙賻錢千五百緡

廿六日丙午遣送趙君焚於 都城東十里外回適

趙氏親知徐總管者至其僕與所封裝篋付焉

三十日庚戌時前軍儲所官塔塔兒及术忽乃昔剌

必閣赤馬月忽乃等爭相為用丞相史公與閣左丞議曰今南邊極遠江淮又不用女所事宜發至於異時征進一行部官可辨既而中止特

旨以前都運周惠子錯領其事

七月廿七日丁亥前大名路宣撫司幕官雷膺前東

平路宣撫司同議權詳定官王憚同日授翰林修撰

雷詞頭云家學有傳士行無玷昔年詩禮已聞鯉過於庭階今日絲綸復見鳳毛於池上可特授某官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宜振斯文以弼 予治

王詞頭云行已無忝博學能文顧超絕之逸材足鋪張於偉蹟宜司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當振斯文以宣

朕命承旨笑謂膺等曰汝二人可謂佛子出世矣惓惓謝不敏既而奏准行翰林院事中省既以院印授承旨公因與惓議曰前朝士人無幾若比老使得雷一命儘有光矣遂保奏廿餘人擬為隨路提舉學校官是日有詔照會立翰林國史院道與翰林承旨王鶚據保奏翰林院官修國史事准奏收拾者在這裏底先與職名者外未到人員候來時定奪今開坐元保人數并已除翰林院官職名如后

一已除

翰林學士承旨兼修國史王鶚

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差充國信使

翰林侍講學士李昶兼同議東平路軍民事

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李冶

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充國史院編修官雷膺 王惓

一未除見收拾

王磐直學士 徒單公履待制 孟攀麟待制

宋思誠修撰 胡祗適應奉

右仰照會收拾者准此

承旨王公字百一曹州東明人知人榜薛賦狀元

皇帝在潛時首以禮幣徵焉以老儒故

上甚敬重每見以狀元呼之以元年七月受是職公

上章言修史事云自古國亡而史不亡唐取隋史焉
宋取五代亦然金不為遼作史至今天下有遺恨我
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

太祖聖武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以詔
萬世切恐歲久漸至遺亡又舉前朝名筆數人於是
上特降是詔焉

廿八日戊子丞相史公遣修撰雷膺送安肅濟南三國公

誥命公曰若所有潤禮汝二新人中受之且代光院之贈

廿九日己丑申刻丞相史公卧閣中前行部馬月忽

乃來謁辭不見曰若公務當於都省相見

秋八月丁酉辛卯朔徵君許衡授懷孟路教官

制曰許衡天資雅厚經學精專大凡講論之間深得

聖賢之奧受罰者恐陳君所短為盜者畏王烈之知

所在向風真堪正俗可令於懷孟等處選揀子弟俊

秀者舉歸教育取作範模再令董子惟前有傳授之

弟子重使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毋喪斯文以弼

予治

竇樂授太子少傅制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文章

足以微

帝猷言行足以為世範屬周世本支之盛要漢家羽

翼之成宜導春宮用嚴師訓可特授太子少傅

早為諭教當自誠心左右前後皆正人宜公所選干

戈羽籥在東序行見其儀

宣撫姚樞授太子少傅制詞曰姚樞天彝素享聖學

已上二篇皆西卷
楊公筆也

有傳能全踐履之功發自誠明之性養成者德無非
禮樂詩書當侍

春宮爰置左右前後可特授某官要明早諭以贊
元良用傳震索之祥得繼

離明之照

二日壬辰奉

旨諸路學校久廢無以作成人材今擬選博學洽聞
之士以教導之凡諸生進修者仍選高業儒生教授
嚴加訓誨務要成材以備他日選擢之用仍仰各路
官司常加主領敦勸隨頒降從六品印信勾當

癸巳總帥汪某授鞏昌路便宜都帥其制曰某官勲
高再世勇冠諸軍向因犯順之徒遽起稱兵之釁類

茲戮力殲厥渠魁及當來觀之時殊乏自矜之色觀
其誠亦深可尚嘉就帶已降虎符可授鞏昌路同簽
便宜都總帥事宜盡贊毗以裨遺逸垂功名於千載
萃忠義於一門尚副

朕懷以固吾圉

甲午奏遣宣使王好禮開鄧州軍實仍送萬戶史權
改授江淮大都宣命乃獎諭軍將等

詔其辭曰

朕即位之初深以戢兵為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
和好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
掠曾無寧日

朕自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為請

朕重憫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
成和議留而不至今已一載往來之禮濶絕侵擾之
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
分灼然可見今遣使往諭卿等當整尔士卒礪尔戈
矛矯尔弓矢約會諸軍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
為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勲卿等當
宣朕命明諭將士各當自勉 予大賚汝仰下項把
軍頭目毋替

朕命

四日乙未前奉使賀某復授宣諭大理國使其詞曰
賀某幼懷竒節筮仕 昌時及知遇於
先朝遂撫綏於大理揚威絕域昔收定遠之功服事

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旌前効俾煥綸章汝其宣暢
皇猷洋溢方外爰俸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為
招徠式副所託

五日己亥承旨命惲與某同撰釋奠諸文某人所撰
中涉論議公曰文自有體此等文字皆是贊頌功德
不當如是徐堯爾曰不知謂我云何至於散文亦有
三說入作酒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
釀而多也未同薑尾取其臨出螫而毒也此雖常談
亦可為之法也

六日丙申

詔追謚真定五路萬戶府參謀李大

徐州將被殺萬戶史侯
校免之無治真定有法

其詞曰政書仕籍聲振諫垣至於今代

以有為方之古人而無愧適將擢用遂不憚遺既垂
顯異於生前忍使湮微於身後宜錫如綸之命用增
拱木之光可謚曰貞肅魂其有知歆此無斃 同日
復追謚前監察御史中庸先生張特立其辭曰學有
淵源行無玷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向

郊之升聞降璽書而褒重未遂立園之賁俄與空
之悲宜煥絲綸用光泉壤可依前號中庸英靈如
寵數其知

復追謚故徵君魏璠恬退自如剛毅有守常謂生前
之不達忍令死后之無聞宜定嘉 名以光後裔可
謚曰靖肅

先生名璠字邦彥金貞祐初詞賦進士第道號

峯老人正大末以修撰使武仙不屈大元庚戌
上徵至潛卽條陳三十餘事如定官號頒俸祿功
罪有賞罰能否有升降署治天下之急務又曰農
桑天下大本不可不重是故明君重五穀而賤金
王告許之俗典罰及無辜僥倖之門啓官及不善
漢之常平宋之講筵萬世可常行也又薦中州名
士大夫六七十人今之施為多先生餘論也今曾
孫必復已為翰林修撰

七日丁酉許教官衛改授國子祭酒其辭曰懿德素
全經學洞貫視聽言動皆合禮宜進退周旋舉皆中
道所在滿禦寇之履疇非趨董子之帷宜處成均以
全樂育可特授某官務講明於

聖道為矜式於國人

八日戊戌太傅姚樞改授大司農其辭曰學明經旨德備天彝由本師而知名從五師而伐罪黽勉從事于今有年可改授某職務要克謹農時一遵

詔旨民舉緣於南畝歲有望於西成庸厚民生以強國本

九日己亥鄭汝翼授大理寺丞其詞曰某官法律深明臺寺編歷常謹以恩之戒共推斷獄之平任此舊人彌予新政可特授某官宜在簿書之際更詳朱墨之二

十日庚子賜高麗國王佛手詔時值權臣金氏之變其辭曰世居東土封自西周中國之姓雖更外邦之

貢不闕向以權臣之專寵至於隻矢以相加卿慨發

純誠來修覲禮敬形于色濟濟然殊可觀情見乎辭謙謙而不自伐宜還舊服往紹新休可封高麗國王

仍統治東方諸國如故尚服寵光益加奮勵

十一日辛丑徵君李治字仁翁并城人前進士初公徵至詞以時事但以其定本場地官銜修蓋文廟而已道阻敬辭

授翰林學士制詞曰某官秀擢巍科力窮聖學據縱

橫之大筆足潤色於

皇猷况當青史之編宜與玉堂之選可特授某官知

制誥庶得腹心之助以充綸綍之司

十二日壬寅劉秉恕授中書吏部侍郎其詞曰家學

有傳天資素厚向處副車之地已全製錦之功榮示

褒崇以明勸獎可特降金牌授某職兼刑州安撫使往膺

朕命毋廢彼司儻中心不異於此時豈後寵及薄於古
十三日癸卯太醫王儀授太醫院判兼教授其詞曰
歷學精高儒術通貫朕不待於王折功已底於至全父侍
禁闈共惟著德可授某官勾當尚傳素業用授諸生

儀之材庶人沈靜有議論
每有所陳裨益時政甚多

十四日甲辰賜劉元帥手詔兼

宣諭夔府路新附軍民人等其詞曰且土地定其疆
固有湖南之異而父母愛其子曾何彼此之分

朕嘗以四海為家萬方在已凡有來賓之俗敢忘同
視之仁近因宋國之未臣遂致蜀川之重擾彼軍旅
為老淹於屯戍彼民人為力盡於轉輸况值凶荒舉
皆轉徙保聚山麓者延生於歲月潛匿澤藪者橫死

於風霜彼君有昧於天時在

朕心亦有其慙德今茲劉整慕我

國朝既能順德而來當副揆蘇之望市肆勿異田里
俾安亦有貨財毋令劫掠爾有禾稼罔使踐傷諸回
回通事人等逃在被軍者許令自還為良不屬舊主
除已行下陝西行省常加存恤不使侵攘外今降金
牌五銀牌十以旌有功者當續具姓名頒降
宣命凡在軍民各寧處所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

十五日乙巳董文炳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其詞曰某官
性秉忠貞才堪任使積年事

上不違咫尺之天今日定封當處爪牙之地可特降

虎符授親衛軍都指揮使同簽武衛軍事尚嚴宿衛
益効勤勞用副
朕心以成尔續

十六日丙午

宣諭歸附段實曰向率我師往臨尔境重拒國人之
請因從城下之盟款附而來忠勤益著庸示至優之
渥以彰同視之仁尚修前効毋負初心撫安已附之
民招集未降之衆國典有常卿其勉之
十七日戊申

宣諭青居山帥臣某官爰從變故明審事機携赤子
以來歸保青居而不失要明實志屢立戰功儻不示
於寵章何以旌其忠懇用錫虎符之命以彰鴻渥之

殊餘如故尚盡乃心毋瘵厥職儻忠心不異於始豈
後賞反薄於前

前通許屯田萬戶宋朴字授某路勸農官其詞有天
資忠愨儒學專精昔蘭省之荷囊久勤王事近柳營
之積穀大備兵儲宜崇褒獎之恩以盡始終之義
其弟宋章字屯田府諮議其詞曰明切事機用輸誠

款能釋樂成之業以明懷德之心宜示褒崇取為勸
激可充鄧州屯田總管下諮議兼招撫未降軍民勾
當更當自勉期有成勳

終柳州總管

邢州張安撫字授某路勸農官其詞曰德備忠純材優經濟及
而不校改授吏部尚書其詞曰德備忠純材優經濟及
試臨民之職首馳報政之聲保安全於久廢之餘集

元祐五年授邢州安撫使至是起拜以雅治效為人長身白首集

流亡於四散之後以茲明效宜示寵章可超授吏部尚書兼前職仍易虎符以昭鴻渥往膺

朕命恪守攸司

十八日乙巳奉

旨頒降中統權宜條理詔

參政楊公筆也

制曰事匪前定無以啓臣民視聽不惑之心政豈徒為必當舉

帝王坦白可行之制

我國家以戎旌而開建於禁網則闕疏雖嘗有所施行未免涉於簡略或得於此而失於彼或輕於昔而重於今以茲姦猾之徒得以上下其手

朕惟致恤期底寬平迺姑立於九章用頒行於十道

比成 國典量示權宜務要遵行毋輕變易據五刑之中流罪一條似未可用除犯死刑者依條處置外徒年杖數今擬遞減一等決杖雖多不過一百七下著為定律揭示多方

開條 六云

嗚呼六計周官所以蔽群吏之治三章漢法所以慰百姓之心詳酌舊規著為新制惟

上令昭垂如日月則下情易避如江河雖曰從輕期

於不犯咨尔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十九日巳酉辰刻同雷彗正游宣撫子明

平章赴南平山辭藏春上人時入壇不克見游於菴門外大呼曰師父顯等謹來拜辭時丞相史公第四子

扛侍上人於此遂置酒相別此回朔風振野吹砂礫
射人殆勁矢然寒已不可勝矣

廿日庚戌詣都堂辭諸相南歸

廿一日辛亥辰刻由都西門出是夜宿桓州

廿二日壬子抵舊桓州

廿三日癸丑前次牛群頭取直東南下崖嶺夜半宿

山南農家明日甲寅宿雲州張繼先家

廿五日乙卯自望雲公龍門河南行入寒山峪遇大

雨憇寒山迤鋪午霽渡泥澗人馬縋而下挽而上登

靖邊北嶺有虎突起澗東嘯而去人馬為辟易投宿

碧落崖下崖峻絕方廣如畫莽然泉流縈帶環山根

一匝秋稼已熟黃雲滿川蓋朔方之武陵溪也

廿六日丙辰下十八骨了泥滑不能騎比至平地僕
馬為痛矣行約兩舍抵田家止宿

廿七日丁巳宿北口小杏明日踰灰嶺試挑花峪温

湯山間殊有奇觀石為盤渦如碧玉盆者非一壽藤

灌木交蔭左右其水泉蓋潞河之上源也是晚宿新

店又二日至謙粵自中元九月奉

檄北上至是年辛酉九月九十有三月實歷三百八

十四日

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第八十二

